



譚海  
卷二

15  
1371  
2





1371  
2



譚海目錄

卷之二

祥蒞子

吉田空曇

芝山

若冲居士

池大雅

喻言

僧兆溪

西人遺言

譚海目錄之二目錄

昭和十八年  
六月三日  
吉田空曇  
氏書贈  
上海圖書館藏



吉田雨岡

田中丘隅

光悦

獅識奴

貞妓

蒹葭堂

小知

鑷工

賣酒郎

那珂宗助

風外

太申

增田鶴樓

小萬

熊本廉士

喻言

心學

宛丘

橫濱貞婦

長門二孝子



志道軒

塚原卜傳

妙喜尼

田阿

奇僻

義齋

河太郎

賣菜翁

墓僻

孝丐

三組街與三

噉蛇翁

俠盜忠二

孝義復讎

譚海卷之二目錄終



譚海卷之二

譚海卷之二

東京依田百川學海著



美濃

杉山令

三郊

合評

北總

依田貞繼耕雨

祥葢子

祥葢子。阿波板野郡木津野人。十六歲削髮為僧。學於正興庵祥海。善文及詩。為人磊落。不羈。四字一師。死。眾復推祥葢。祥葢不懌。曰。何物。陷我火坑。無幾。又逃去。不曰辭去。曰。逃去。即奇。結廬於長谷部。茅屋竹楹。僅蔽風。



雨名曰幻夢庵。然以其善文辭遠近師之。時給衣食。祥蓋飄然來往。居住任意。一日昧爽。走至德島城。訪弟子。城距長谷部四里。弟子恠問其故。祥蓋曰。昨夜飯櫃為狸偷去。嬾於晨炊。特來求一餐耳。弟子喜謂。隣並豈無就食者。獨遠求我。和尚其知我矣。厚饗之。饑而來飽而去本來無我喜之者妄也祥蓋每出戶不關。乞兒乘隙偷去。衣食一空。弟子憂之。諫曰。出宜闔戶。莫以師之廬為盜之府也。師大笑曰。余不蓄一錢。唯米麥敝衣在焉。彼取以禦饑寒。不猶勝於棄乎。不關如故。本來無一物既而乞兒公然出入。或夜燃柴取暖。弟子恐失火。待

師出為關門。祥蓋偶還見之。以為啓亦勞矣。就農家宿。天明復他往。其不拘如此。何處有東西嘗遊德島釀戶某宅。時會仲冬。主人供飯款待。乃止宿。翌日祥蓋謂人曰。貴鄉無蚊。夜眠甚安。敝廬今猶設紗縵。主人曰。師住山中。素聞多蚊。然時稍寒。尚苦之何也。真是不可解後訪祥蓋。見其張紗縵。有一兩頭蚊。棲其中。撒縵振之。悄然飛去。蓋祥蓋一日不去。蠅蚊入之。經夏秋。不得出。嗜蓋血以活耳。一點血能養兩蚊不死。主人奪之反是罪過。

吉田空曇

吉田空曇善醫。性僻不容於世。窮困不舉火累日。僕



吉助留不去。此奇人乃有奇僕謂空曇曰。明日無米。主人欲何出。空曇笑曰。天不生無祿之人。吾苦學不售。窮困至此。餓死天也。汝去事他主。莫共死。為吉助曰。奴欲去。不發此言。請與主人同死。生。空曇曰。善。讀書不已。吉助憂苦欲死。忽有人來送金三斤。云。嚮見療兒病。聊以為謝。吉助喜躍曰。主人活矣。雪中送炭。其喜可見。而僕之喜比主人更甚。空曇曰。枵腹宜糜。不宜飯。真醫之言。吉助從之。至是不食三日矣。又有人來云。某為兩替坊某鋪主管。嚮賀遷中州。途會危篤。辱煩先生。得以無恙。謹呈金二兩。所謂貧僧重齋者。然使其在兩三日。前乃不成此一段佳話。且曰。更有所請。空曇

隔房謂僕曰。請客來。主管入。屏障一無所有。藁席瓦盆以待客。與累日不舉火。始應。主管曰。某主人有病。眾醫收手。氣息綿綴。非先生無以活也。空曇謝曰。飢餓數日。今纔得食。無衣服可以見人。何如。主管曰。事急。某為辦之。乃遺新衣一領。命駕而出。診之一劑而愈。主人大喜。為新其宅。給衣食以終身。果然天不生無祿之人。僕吉助亦奉事至老云。奇僕收結。

芝山

芝山失其名。幕府士人。家在牛籠里。質慙。有武幹。俸祿甚微。然蓄武器。不讓世家。有此本領。然後其奇行可稱。平生所



著衣服唯用麁布。善騎射。屢得上賞。庭草不剪。以飼其馬。每朝騎而入市。得米鹽諸雜物。繫之鞍累累然。人見而笑之。不顧也。名士變馬定是駿物。負以米鹽可謂奇矣。門有一槐樹。據以為右柱。年久樹長。衡木左傾。家人以為言。因請修理其宅。芝山曰善。乃作一圖。規畫甚備。召家人示之。出所藏金數十錠。配置圖面。曰廳事須幾錠。曰與室須幾錠。曰庖厨曰溷廁須若干。綵。因顧家人曰。如此不亦善乎。家人皆喜。諺所謂畫餅可觀不可食。好餅反是。既而大叫曰。有火。有火。盍避去。因卷圖并金納諸懷。走入書房。蒙被而卧。家人且驚且笑。遂安。

之不復言修宅矣。

勇將下無弱卒。家人亦是可人。

### 若冲居士

若冲居士。姓伊藤氏。名鈞。字景和。平安人。善畫。初學狩野氏。極其蘊奧。自謂今所學是狩野氏法耳。即善之。不能脫其範圍。豈若學宋元人乎。止有是言。可臨摸諸家所藏數十百幅。毫釐分寸莫不酷似。既而謂是宋元人法耳。即善之。不能脫其範圍。豈若描寫真物乎。更進一層。伎進乎。道者益如此。且夫就畫學之。是畫與真隔一層矣。就物學之。務在避俗氣。顧古昔人物。遠境山水。既不得就而見之。不得已其動植物乎。孔翠鸚鵡係



外產不可遽得。若夫司晨之禽。人家所有。其毛羽文彩。足以見其工力矣。因置鷄數十頭。飲啄之狀。翔飛之容。審視而精察之。摸寫數年。得其妙焉。既而草木羽毛鱗介。過眼即寫。神會心通。形氣兩得。躍躍欲出。其施彩描色。皆用己意。不襲古法。韵致特絕。少不如意。冥思力索。動忘寢食。有識見之卓。加以勉苦之力。乃能致此。非偶然也。又喜雪貢牋。能滲墨。其滲處濃淡成界。花瓣翎毛。易為區別。始下筆時。滿紙模糊。不知為何畫。及墨乾。則渲染不紊。諸法畫備。而有一種風韵。不可思議者。他人擬之。百方不能肖也。是又自勉苦中得來者。故妙。若冲之妙於畫。

如此。然為人質直樸素。不欲售名。讓家產於弟。削髮絕葷。不蓄妻子。弟死。乃築生壙於松鷗院。寄產為香火資云。操行卓絕。自是偉人。蓋畫之妙。固自其志行根來。知非尋常畫博所及。

池大雅

池大雅。胸襟洒落。一世事蹟。可傳者甚多。伴藁溪畸人傳。長野豐山三偉人傳。安積良齋池貸成傳。可以畫其平生矣。今舉其逸事三則。昔人稱東坡事蹟。雖摭無遺。殆似此。大雅嘗語人曰。予弱冠學騎法。師曰。子非武人。學騎無益。不若學馱馬。且宜習墜法。不宜習乘法。予喜從之。凡輜重負載。駢乘聯駕。莫不熟墜時之法。



於是越險過隘。雖墜崖陷谷。未嘗遭傷害也。有是師  
弟子徒然草云。勿求勝求不敗。是圍碁法。又曰。予始學國歌。周遊海內。問  
名勝故蹟。過某山寺。請投宿。寺僧不許。乃入竹叢中。  
跌坐待旦。終夜聞窸窣聲。不知其何物。天明見小蛇。  
蜿蜒聚所。著蓑笠者無數也。神定氣完者。雖妖邪不能犯也。是醉人騎虎法。  
然為人小心慎密。每借物償不過期。而不責債於人。  
嘗居京師。二條巷。以售畫刻印為生。其計簿文用漢  
字用篆。出遊至歲暮。債主在門。妻檢其簿。不能讀。請  
能文者。僅得其半。簿所載例云。中等扇三柄。某先生  
携去。估直既濟。或未濟類也。膽大心小。是孫思邈養生法。

喻言

西國喻言云。僧過曠野。兇盜從林中突出。見其為出  
家人。不敢加害。西洋兇盜反是迂腐。且曰。和尚德高學邃。事佛  
效誠。請為我消滅罪孽。化惡為善。似百歲老嫗言語。不是兇盜本色。  
僧賞其篤志。曰。事甚容易。余為汝請佛。相約而別。是和尚遁辭。讀及後段始是明白。  
居數歲。僧復經前路。兇盜從背來。是前日。是背面。今日是背面。今掣僧衣。面有怒容。曰。和尚何故違約。僧曰。  
余自與汝別。無時不祈禱。何言違約。盜勵聲曰。汝出  
家人。妄誕如是。盜誤矣。出家例事妄誕。別後惡念日長。罪障日  
深。是何理。僧不答。感額曰。余苦甚渴。求汝一杯水。盜不



求於僧。僧求盜曰彼有古井。師飲之。飲畢叫我僧喜從之。盜亦有仁心。理當從此。呼醒。反不然。別尋一箇。既而僧叫曰可矣。盜執索拽之。不出。奮力愈勁。愈重。恠闕之。僧固抱巖石。是一箇理。盜怒曰和尚愚亦甚。盍舍所抱物。余且救之。漸入圈套。僧從井底仰謂盜曰。余為汝祈舍惡。歸善。然汝固持。藥根猶抱此石。使余之力如鐵索。且斷矣。笑話至此。為能救之。克盜大悟。終為善士。

僧兆溪

兆溪初以富豪雄閭里。一日有所悟。不知所悟何事耶。削髮歸佛。為弘福寺鐵牛弟子。平生不喜念經。獨喜畫。嘗

觀兆殿司畫愛之。遊長崎與鎮臺某有舊。某問和尚有所欲否。兆曰衲欲摹兆殿司所描五百羅漢。無由得佳縑也。鎮臺曰易耳。乃命外船購最上縑五十幅付之。兆大喜。通篇以畫佛為主。反不從畫上寫來。反先以得縑為襯。直抵京師。通謁東福寺。寺僧曰上人非欲摹五百羅漢耶。兆殿司著識記有云。某年當有似僧不僧似俗不俗。一道人來請觀吾所畫五百羅漢者。今日即是也。兆大驚。事真否不必辨。無此著。羅漢殊病寐冥。乃帶還至寓。每幅十尊。盡撫舊法。數日竣功。筆氣生動。如有靈異。畫成更奮餘力作釋迦文珠普賢三像。眾法畢備。雖不好佛者。一



覽摸拜。贊其工。因請木庵禪師題贊。攜歸江戶。豪富  
美濃了元。小關道永得之。寄弘福寺。資其莊嚴。後寺  
僧鬻之。某侯聞其名品。購以數百金。寄之護持院。無  
幾院廢。其三像現存養玉院。而五百羅漢不知其所  
在。可惜也。賢鎮臺之施。兩富豪之捐。贊並有光於  
此畫。而三尊獨存。五百羅漢失去。所謂神  
龍見其首。不見其尾也。兆自畫羅漢以來。畫法大進。請者盈門。  
又作彌陀觀音。勢至三像。傳之漢土。福州有王永明  
素善畫。一見駭服。曰。東方即有玉摩詰也。贈石印一  
顆。其文曰。筆轉聖胎。佛像結局有此  
四字。以代贊妙。

西人遺言

亞拉比亞有一豪富。曰阿兒摸刺的。生二子。田宅肥  
美。又有佳菓數百種。建屋其中。飛棟聳空。朱欄映日。  
器什莫不精良。有二子。有田宅。人間  
大福似無一毫喫虧。一日憑檻眺望。  
嘆曰。美哉田園。辛苦經營。欲以傳之二子。二子不和。  
日尋釁。若令並隣而住。必啓爭端。終為他人所有耳。  
因憂慮成病。富不若貧。此人使  
貧。憂患何由得生。臨歿遺書曰。堪為吾  
子者。獨取之不許分產也。如其裁決。一問法官。實不  
可解。遂死。兄弟訴於官。長子呈父象曰。兄弟孰能肖者。吏  
命立庭相之。並酷似。而論其釐毫。兄弟互有似有不  
似。吏不能決。問其貌不問  
其心固當然。乃問曰。父有所能乎。二子



答曰善射。長又曰夜射飛鳥莫不中。季又曰使箭至天。雖星斗射墜也。誇稱處自有西國人口氣。法吏乃令二子較射。懸父象命各射其瞳子。兄先射之中矣。弟擲弓跪謝曰。彼爛者嘗顧我。眷我不忘於心也。為忍射之。真情吐露。不是外貌。兄有喜色。法吏起執弟手扶之。撫其額曰。汝真阿兒。摸氏子矣。愛父勝於愛財孝子也。因悉付其遺產。弟素有至性。分產與兄。一家輯睦。訴乃止。父意蓋在分產。

吉田雨岡

吉田雨岡。名桃樹。字甲夫。通稱忠藏。號鰲岐。江戶人。

為人明敏。

明則悟其理。敏則審其機。

精練吏務。明和中。幕議議架

橋。淺草川。皆曰水底多巨石。無以置柱。即樹之。其費

甚洪。遂不果。安永初。雨岡管工事。令善游者入水營

作橋。乃成。因課人橋稅二文錢。後修造。用材頗鉅。皆

籍以資給。不費官庫一錢。公私便之。即令吾妻橋也。

是悟理者所為。俗吏不能。

天明丙午。關東洪水。河亦大漲。橋將壞

矣。雨岡見之。曰尚。可救也。因命斷其間數丈。以殺水

勢。橋得以完。人稱其機警。

是審機者所為。俗吏不能。

都下大災。加

以饑饉。米價翔貴。雨岡首建賑給策。民大喜。

是則仁慈不唯

明敏辦事。初學井上金峨講經書。後與澤元愷善。工文詩。



無妙國詩。橘千蔭平春海皆其石交也。其交名士。見其不孟浪。僥  
一倅時。致仕削髮。退居東叡山。時雨岡。因號雨岡道人。  
園有梅竹數株。吟咏其間。不以世事為念。又好遠遊。  
海內名區勝地。無不跋涉焉。足跡遍於海內。有紀行  
十餘卷。名祭游餘錄。致仕隱居。風流自娛。遠游海內。文詩記述。並是尋常平話。在他  
人不足錄。獨於此。以享和二年歿。時年六十六。雨岡  
人見之。稍覺其妙。觀。特詳其歿年者為可。

田中丘隅

田中丘隅。字希古。武藏八王子人。其先事甲斐武田  
氏。武田氏亡。去移於此。丘隅豁達有大志。不屑細務。

每慕齊管仲。欲以富國濟民之術。著名當世。出冒小  
向村。田中氏村。距川崎驛甚近。本驛荒廢。人民流亡。  
縣令舉丘隅為驛長。居數年。殷富復舊。嘗買田一區。  
號為義田。賑救困窮。遠近相望。其風采。施設有法。副本領。享  
保癸卯。官聞其名。召問農政水利。稱旨。命治荒川有  
功。又濬酒勾川。築堤東西數千尺。水患頓除。號曰文  
命堤。建祠祀大禹。勒功於碑。曰義田。曰文命堤。無幾  
擢為代官。有治蹟。當時貴門闕。無從庶人。擢至民間  
者。蓋異數也。丘隅居官廉潔。奉己極薄。所著有民間  
省要二十卷。有治效。有著述。自比管仲。不苟。丘隅嘗訪岳母病。買鱸



魚一口携過山路。見曾羅雉子。喜曰：魚肉不若鳥肉。余且代之。乃置魚於罾。取雉而去。獵夫後至。驚曰：罾中有魚。大奇。大奇。與其徒謀曰：得非有神憑之乎。無知如民率。召巫問之。巫故張大其事。愚民信焉。飼魚於瓶。聚貲建祠。丘隅建禹祠。愚民亦傲之。可笑。既而風雷大興。里民震駭。巫益脅以神異。曰：不殷享祀。將以大害爾民。民益恐。請巫祀之。既有期矣。妖巫大福。將自天降。丘隅聞之。謂村民曰：僕有小術能鎮神。嗔唯我所為。是視。不說破妙。是以計就計者。乃夜往毀祠。取魚拆其材為薪。爇而食之。既飽。鳥肉又得魚肉。此翁始。村民大驚。皆咎丘隅。丘隅因告其故。且笑曰：有口福。

世稱神者多。此類神豈足信乎。妖巫一套富貴。乍被丘隅奪去。

光悅

本阿彌光悅。善書。又嫻茶儀。若唯此伎。不免乎俗。晚建寺於鷹峯。曰：光悅寺。子光瑳孫光甫。世主之。若唯此業。不免乎俗。光悅雖以書著。然超然不群。隱居鷹峰後。牛背負薪。自執其繩。鬻之京市。以自給。是則其不凡處。凡家中所有奇器異玩。悉分賜其親戚門人。唯留麈尾、飲具、瀹茶為娛。嘗曰：寶器若致損壞。使人不樂。豈若尋常瓷碗易償乎。是則其不俗處。又習字甚謹。寫一字至數千。得其法。然後止。見其力量。之雄深。好鑿古劍。脫鞘三四寸。指其作者為誰。莫



不奇中焉。見其鑿識之精確。鷹峯樹木深鬱。人戶稀少。盜賊出沒行旅病焉。官乃賜光悅居之。盜不復見。隻影矣。  
仍以鷹峯為結。果是非凡俗輩。

獅識奴

羅馬都會圈養猛獸者以千數。而其最猙獰者為獅。有一鐵檻蓄之。吼聲一震。百獸皆伏。嘗有奴安都鹿格婁謀逃脫。主怒投之檻中。以飼獅。觀者如堵。忽見獅瞋目疾視。張爪而進。讀到此不寒而栗。既屹立不動。若有所思。忽搖尾帖耳。稍近奴。四周覷之。覷畢。舌舐其手。  
奇極妙極。窮思力索。不解其故。奴始面無人色。及見獅無害意。茫然

熟視。若遇舊識。謝其錯記者。又若曰。不圖邂逅於此。

者。二語並自傍人眼中看出來。於是觀者魂迷神駭。若醉若痴。不

覺大呼。不知緣故。自然當如此。羅馬主適過奇之。召奴問其故。

奴對曰。奴昔從主於亞弗利加。不堪苦役。逃入山中。巖洞窅冥。忽聞獅吼聲。奴自分必死。獅見奴至。舉其蹠。如示奴者。奴諦視之。則刺在焉。蓋棘芒也。乃為拔去。拭其血。既而獅橫脚卧。奴乃手撫摩之。未久。痛已。獅色喜去。啣一鹿脚餉奴。奴生噉之。得無死。起卧洞中。十餘日。與獅別去。入都邑。為主所縛。在獄數歲。及入檻見之。則奴嘗為拔刺者也。不知彼何時見鎖在



此叙法精細。衆聞之。皆嘉其義。爭請宥奴罪。帝乃命其主放之。賜以獅。奴喜躍拜謝。牽獅去。馴伏如家狗。觀者以食飼之。或與以錢物。奴因以致富云。主之甚於獅。奴何幸脫人之手。歸獸之口。使人慨嘆。

貞妓

正保年間。幕府市司局開廳。吏人公服對案。將發公文。忽有一美人。麗粧淡冶。手斷髮一束。踰跡來。叙得公堂上現出美人。宛是演戲光景。門卒攔止之。婦人曰。新吉原妓佐香保也。夙欲脫火宅久矣。昨夜有所感。截髮歸佛。伏請明府諭旨。樓主放去。來世為犬馬。以酬大恩。直是妓語。

不尋常家數。吏檄召樓主。並木某付之。且命去留從主。非官所管。某頓首曰。佐香保幼事某。為人婉柔。遇客懇篤。某得贏利。彼力居多焉。請從其情願。吏許之。吏循私一人。主謝情許其請。並難得。佐香保啼泣謝恩而出。遂受戒於本立寺僧。法名曰貞閑。並木某憫其志。欲結廬勝地。居之。佐香保不肯曰。有一物。必有一累。草廬亦累也。請寓主家如故。朝夕念佛。道心益固。人皆竒之。一夕截然人或能之。此初西諸侯臣梅某役於都。遇吉原見一節。卓然不群。佐香保亦愛其氣宇快活。兩心投合。情交日殷。既而梅瓜代還。無幾死。臨終作國詩一首。遙



寄佐香保。詞意凄婉。情致纏綿。佐香保且誦且泣。居數日。遂出家。或傳梅事主忠。主病歿。梅不堪悲哀。自殺殉之。保之歸佛。非徒然也。烈士決絕勇於義。貞婦殆似其節。亦有所以激而然。然豈是障袖者。流所學得耶。

薰葭堂

木孔恭。字世肅。號薰葭堂。本姓木村氏。浪華堀江人。質直誠懇。博學多通。好客。四方知名之士。莫不交通。凡和漢之物產。山海之奇品。蠻夷荒陬之異植。徧求博搜。極其物性。究其體質。不精確詳悉不止。似本草家。傍愛古書畫。自作山水花卉。工妙有致。是其接客自

朝至暮。有以文學者。則韓柳歐蘇。及元明清諸家。所論說。問一答十。纏纏數萬言。有以武伎者。則新陰之劍寶藏之槍。手搏擊丸。游泳馭法。或講陣制。或說戰法。指畫口說。如雷電轟擊。風雨驟至。有以書畫。以物產。以巧伎。雜藝者。隨問隨答。細大並舉。詳略兼盡。人莫不枵腹而來。屬饜而去矣。純是虛寫。若就實海內之士。以文武著名當世者。皆識浪華有薰葭堂。書牘往復。几案堆積。無有虛日。如是四五十年。人不見其有倦困之色焉。嘗遊長崎。問唐山風俗。黃蘗山大成禪師。清人也。有人問以鄉國事。時世肅在坐。師乃



指曰。此人審之。不必問余矣。是則實寫。反不從本。人寫去。從別人寫來。

又遊伊勢。問神世故事。其地理名勝隘市僻巷。莫不詳悉探訪也。江戶有筆工鳳池堂。遊浪華問世肅。世肅出示一帖。披見之。貼付江戶製筆家單銘者。其該博如此。又載二瑣事。以補前段。然性僻遇偉人奇士。禮容甚恭。若其人無學術智識。則接之藐焉。唯叙寒暄數語耳。世肅嘗與諸名士會懷德書院。談論間稍有自得色。曰。僕虛名幸為諸名公所識。凡過浪華者必蒙枉顧。自顧甚慙。賴春水遽曰。是非以子為有道。德智識也。但以家蓄古玩。欲觀之耳。世肅大愧。蕪葭堂名。過其實。末段載此。

節權衡得宜

小知

小知別號也。鋪名曰伊勢屋。其稱曰八兵衛。江戶人豪放爽快。好作俳歌。學書三井親和。晚年破產。以俳歌為業。就其所居。號神田庵。善俳歌。不足奇。而破產為奇。破產不足奇。而破產後反藉破產之資。建產為奇耳。嘗曰。人要不失童心。即勃窣論理。更做得何事。乃多蓄兒童玩具。陳列坐右。紙虎薰馬。河豚鼓蘆管笛。錯落綦布。小知從容盤礴。吟詠自若。人知其僻好。亦遺以玩具。小知大喜。魯侯以有童心。見棄於君子。小知反之。然以有童心為是。擬之。未免出勉強也。不及魯侯遠矣。家益貧。一日訪貴公。



子公子贈以金。小知乃途購玩具數十事。所剩不過數錢。屢充薪米費。留數錢猶有俗氣。豈不勝畫買玩乎。文化三年丙寅。江戶大災。起高繩。延淺草。廣袤數十里。小知亦逢災。門人聞變來救。不知師所往。皆謂小知翁年邁。恐焚死。分求之四方。居一日。罹災者數百人。屯護持院原。小知箕踞松下。抽筆批俳句百韻。絕如不知火者。卒年九十二。家具什器。率委之災。火何况玩。具垢汗盡除。天真獨完。妙絕。

鑷工

德國都邑一旅舍有兵士投宿。狀貌獐惡鬚髯若戟。鬚髯二字。叙來如無。意至後段少不得。問主人曰。有鑷工善剃者否。主

人曰有。乃延至。兵士曰。命汝剃。不得留鬚一根。賞以四片金。若微傷見血一點。吾必加汝頭矣。因拔劍置床。橫卧榻上。曰。善為之。猛烈猙獰。真個殺人目。不瞬者。鑷工大恐。托事走歸。命其副工代之。兵士言如初。副工又走歸。命童代之。展轉委卸。唯謀脫身。官吏亦然。兵士瞋目曰。豎子能記余言。莫汗余。又童唯唯執刀而進。始於上唇。終於下腮。用刃甚疾。鬚從刀而落。如風掃葉。頃刻而畢。所謂會家不忙者。兵士執鏡自照。撫頰摩頰。不見一小疵。乃償直如約。因問曰。好大膽。豎子不知吾劍之利乎。何以如此。利矣。剃刀。豈不利乎。童子笑曰。若致微傷。刀將貫公喉去矣。寧



待其動手乎。好辣手。可畏。兵士愕然久之。愛其膽氣。賞以

一片金。此漢亦可人。

賣酒郎

賣酒郎失其姓。名曰彥四郎。自稱噲噲。噲與快同。取之詩小雅也。京師白河人。善書畫及篆刻。常備書以養母。動闕甘旨。嘆曰。余固酒家子。誤嗜文字。致母饑渴。吾罪也。因盡鬻所藏書畫。置陶器酒具。然猶不能絕意於文雅。所購皆唐山古器。又抵釀家求美酒。漉以七重縑者。七清芳不烈。陶然醺人。雖大嚼通夕。未嘗宿醒也。讀書萬卷。唯得釀酒一法。不枉此翁。生本領矣。門簾書竹醉館

三大字。招牌云。此肆下物。一則漢書。二則雙柑。三則

黃鳥一聲。好事者喜之。就飲者不絕。然酒從時價。不

貪贏利。有時出售。蓄以大樽。身擔之。飲有雅器。售有雅格。

客有雅人。春時櫻花盛開。則往賣之。東山嵐溪新霜。深楓

秋風吹水。則賣之。東福臨川。製一旗書曰。般若湯。人

望之。莫不知其為賣酒郎者。地擇其雅景。旗書其雅稱。清雅閑雅。淡雅。先

是有賣茶翁。名最著。郎豈慕而然者。歟。豈好奇釣名

之徒歟。嗚呼。吾知其非然也。然則彼自賣其酒。自營其生。與茶翁何與。

那珂宗助

那珂宗助。出羽秋田藩士也。精水利。掌封內水工。巧



製浚河諸器。又造鑿巖器。製似水車。藉激水力。以鑿之。萬丈之巖石。未幾日洞然而崩矣。又樹枝繫草筵。垂其端於渠中。激流搏擊。沙泥自除。其巧率似此。設法。循物施計。是大禹行水法。嘗受命浚一水。地在山僻處。多作竹籠以填石。其索須古藤。因遣人抵城求彩布數十匹。吏疑其何用。然以河役盡委宗助。遂如其言。宗助乃募村民子弟。開角力場於水上。截布為帶。賞勝者。子弟爭來角力。宗助乃命製藤索及竹籠。賞其多作者。與以布一匹。皆大喜。助役費減於舊。而功倍之。若直作役者。賞以布。未必不効。而喜從則未必也。蓋子弟角力賞出不意。希望甚切。乘其機而用之。欣然從役。

毫無難色。是亦循物施計也。

### 風外

風外道人不知何許人。凡史傳不知出處多矣。如道幼穎悟絕人。長薙髮歸佛。嘗畫達摩像。筆氣清逸。非尋常畫博所及。觀者竒之。貴人豪富強請之。笑而不答。小兒偶求欣然應之。過相摸。曾我村穿土窟居之。土人呼為風外窟。寒暖移轉。曾無定處。衣服藍縷。塵垢滿面。不知者以為乞丐僧也。達摩九年面壁。堅坐。不。移。風外身無定處。所為相反。箱根山中有一大扁石。重不可量。會風外出。遭急雨。執石戴之。頭上曳杖而行。土人駭異。知其



非常人矣。作畫則奇之。戴石則異。之。都從恠誕看出名僧。風外雖出家。常慕親不止。自刻石作父母像。供以香花。朝夕禮之。小田原城主稻葉侯聞其名。建寺山中。名曰長興山。請風外主之。不肯。以僧鐵牛代之。鐵牛嘗謂風外曰。師超然遁世。間居修禪。不堪欣羨。風外曰。達世出家。非甚難事。獨出家後更出家。是難耳。奇語。警語。趣語。稻葉侯聞其言。益景慕不已。一日訪土窟。聞乎無人。唯有麻衣一領及敗鍋一枚。遂不知其所往。如此收結極妙。若有歿年月葬地等語。豈不敗興。

太申

太申者。江戸豪商和泉屋甚助別號也。太申好名。成癖。作者大書以標之。九泉有知當燃髯而笑。居江戸三十間堀街。以賣材為業。家道殷富。性癖好名。譽特甚。嘗師荷田春滿。讀國典學和歌。然非其所好也。欲藉刊人間未有之書。以傳名。後世謀之春滿。春滿曰。世所傳大寶令義解。闕關市令一篇。頃得之。若刊補行。世是大功也。太申喜從之。其餘所刊甚多。皆署名卷尾。以標之。欲其流傳之廣。不問損益也。刺碑建祠。好名者爭為之。不知刊書之益於世最大。而其傳名最遠也。又與友人數輩謀。開聯歌會於龜戶天神祠。議題額字。太申曰。非菅氏嫡流。不可。因急裝使齋。百金請之中



納言高辻公。公即天滿公裔也。藉名族為重。比之非優。稍為有理。然不免俗。於是太申名稍著。視金帛如糞土。偏求知名之士。交之。不啻儒行醫流巧藝之人。而俳優聲妓。間浮浪之徒。莫不出入其門者。客常數百人。醉飽酣歌。日夕不止。家資稍耗。不以為意也。淫配放蕩。以破家產。世多有之。未聞以好名敗者。太申亦一奇人哉。太申好名。彌甚。新製精縑。畫已號為章名。曰太申。深命裁工作。衣數千領。偏授吉原娼妓。著之。又厚賂名優中村傳九郎。服以上場。居未幾。士女好事者。爭摸倣焉。太申喜甚。急抵深戶。問之。不知。乃詳說其章。深戶笑曰。是傳九郎。深也。太申大愧。題額

名族尚可也。至太申深則鄙甚。是汚名也。

增田鶴樓

增田鶴樓。其先嘗受療眼法於一異人。天正末賣之江戶市。家資極饒。累世以豪富著。鶴樓好學。師事新井白石。最善詩。白石學識卓越。高自標置。不欲以詩授弟子。顧獨愛鶴樓。為入許之。嘗遊其家。見屏風畫鶴。戲呼為鶴樓。白石氣宇傲岸。不喜於人。鶴樓知其可愛。教有識。鶴樓喜客。好酒。飲友晝夜不絕。先客與後者。履屐相接。一室皆滿。鶴樓坐其中。應酬無倦色。酣醉則假寐。不褥醒則復飲。客去不送。客來不迎。家人亦知其意。深夜呼杯。吐



嗟而辨客或終日不至。僮僕慮其不樂，抵友人請之不在。乃雖一面識者，亦請與歸，不問其為何人也。鶴樓之愛客，與太申大相懸隔。彼特好名，近於俗。鶴樓一味磊落。晚年家產稍落，壁破席弊，不蔽風雨。鶴樓不以為意，好客益甚，身唯一衣而酒饌豐美，不減於舊。客至無日，不痛飲，如是十餘年矣。此又與太申相似，其雅俗不同。嘗曰：予好學，然不欲為儒生，賣藥為活，不欲為尋常賣藥翁。鶴樓雖好泛交，然獨推白石為泰山北斗，事之最恭。曰：予陋巷一匹夫，而所以辱諸公交友者，特為有先生耳。白石歿後，談及之，雖酣醉淋漓，必嗚咽慟哭不已。初，白石在時，每歲中

秋來遊其家，飲酒賦詩以為常。及沒，每遭中秋，謝客閉門終日，不沾涓滴。其小心慎密亦如此。方是時，服南郭以詩名海內，其門人某，鶴樓飲友也，勸執謁。鶴樓不可，乃請南郭於家，迎鶴樓見之。鶴樓曰：無以易吾白石先生也。至門而還，南郭聞之，大竒其節，親駕往見之，極歡而止。大醉不亂，厥守彌堅。鶴樓可謂善飲者矣。

小萬

小萬名雪，其曰小萬者，演劇所假，非其實也。蓋其母名萬，故以名云。小萬竒節，以演劇大著。此句萬不可少。浪華人藥鋪木津屋某女，年十二，善書畫詩歌，管絃絲竹，無一不妙。





者幼喪母年十五父亦歿親戚爭產小萬不屑棄去  
 獨與二婢龜岩偕居棄家產如敝屣其勇不啻萬鈞小萬容貌絕麗  
 腰肢孌娜如不勝衣者而膂力過人略通武伎二婢亦  
 似之年十六與二婢詣天王寺經蛇坂有兇盜四人  
 躍出欲奪頭簪小萬左右攫其腕而踣之二婢擊倒  
 其二人盜負痛而遁去好事者聞之演作傳奇操於  
 豐竹部所謂奴小萬也奴者謂任俠蓋舊稱云於是  
 奴小萬之名大著遠近想見其風采欲娶者甚多小  
 萬皆拒不聽此一節最出色事著筆亦有異樣精采獨與京師縉紳家  
 一少年暱無幾少年負約小萬怒絕之後不復見男

子矣謂一生不近男子反覺不情小萬常戲墨其面  
 然後施粉掩之或疑為巨痣以所在不一即知其假  
 也年二十竊有所感赴京師求仕禁中既為女伴所  
 妬忌去還浪華遂削髮為尼號正慶尼曰余父三好  
 氏長慶後也一居一動莫不出人意表奇甚寓月江寺數年會佛事  
 士女群集雨驟至正慶遣人市買傘數百柄分與之  
 不問其識與不識也又每遭中元從二婢負香花一  
 擔經歷諸寺見墳墓絕祀者遍供之老驥伏櫪尚有千里之志後  
 去寓難波村苧屋氏買一柩置坐上日會客飲酒文  
 化甲子正月病歿時年七十六歿前數日尚手作文



字國詩一首。從容如平日云。女俠善詩歌。所罕見。曾見所作。雖不甚工。能吐露心。情。毫無虛飾。態。為。人。可。知。

熊本廉士

熊本細川侯臣某。職卑秩賤。而樸實好義。篤信佛。數語。後段。嘗役江戸邸居官舍。見一商過門。擔上有木佛。高尺許者。取而見之。制作奇古。大喜。購以錢二百。既而見手足虧損。黯黑如炭。把玩數四。誤墜地。壞其蓮座。忽有鏘然從底迸出者。檢之。得黃金三十兩。驚甚。謂舊主不知。而嚮於商。若不直。及其主。或為商所饜。乃日候於門。見商過。責問其所出。商驚謝。此人不當廉士且有

智略。不言得金。只問其主。陽如贖物。妙極。士曰。余將見其主。而問之。商惶恐。導士至麻布。指一陋屋曰。是也。主人出面。衣服敝垢。而言語質直。乃告以故。反其金。主人嘆曰。某事西州某公。為人所讒間。失職來於此。所餘唯一女。某亦病無所得食。衣服什器。典賣皆盡。獨有佛像。亦賣以代食。蓋神佛棄我矣。我失君得天也。天豈可違乎。請君取之。固辭不受。客強之不止。至變色。爭辨聲撼隣壁。坊長疑其相鬪。來見之。主客各告其故。議論復起。坊長曰。二公廉潔。人所不及。然遺金歸主。理當然。若以為嫌。贈他物。不亦善乎。二人即服。廉士相遇。各守其節。且矣。若不



有坊長裁之。勢將執刀相鬪。貧士女與商人無所安頓。以文章論之。殊病慶置。坊長一言乃能成道理。又能成文。主人曰。百物一空。獨有一磁碗。極粗。係先祖遺愛。請贈之。客大喜曰。足矣。乃厚謝坊長去。主人因割數金以報行商。為一小結。以下別起奇峯。而其所贈碗古色可愛。士素無鑒識。唯以其為廉士物。常用以飲食。愛其人。不愛其物。謂之真善好物。彼萬金一碗。百金一匙。自誇好古。謂之無鑒識。亦可矣。偶有精鑒古者一見之。驚曰。是印度製也。聞之細川侯。侯命獻之。償以百金。士曰。余不知其寶。而受之。今賜此金。是彼福非我福也。語簡而理盡。斯士有識。乃往付其金。主人不肯如故。議論復起。坊長曰。不得復。煩坊長。聞客有一子。主人亦一

女配為夫婦。百金以為嫁裝。豈不兩便耶。二人即服。坊長即大有作用。如今坊長惟錢是貪耳。細川侯聞之曰。皆廉士也。遂賜二人以秩各五十石。廉士反得利祿。應報自有天理。

喻言

西國有一農夫。平生力耕稼。自云累萬金。不示其所藏也。貪夫窖藏寶貨。臨沒不及遺言。子孫不知。而賣其宅。遂為他人。有世多言之。疾病諸子環跪乞言。農曰。余嘗害於田畝。深廣各數千尺。我死矣。兒輩往取之。勿為他人有也。言終歿。既有遺言。宜得之。反不。然。諸子爭往。鋤犁交遍。千畝之地。發掘而盡。遂不知其所。在。而耕耘有效。稼穡繁茂。其收穫過平日。諸



子乃悟曰田畝之藏果是矣語曰可自食其力不可  
坐食其金食力無已時食金當有盡曉在眼前長不  
見天下之至理  
常在平實易見處不知  
者動求義於難處惑也

心學

寬政天明間有唱心學於江戶者所謂心學混同神  
佛儒三道為一雜以滑稽諧謔能使士女感激心服  
其大行始於中澤道二云道二名義通稱龜屋久兵  
衛京師新町人家世以織紉為業奉日蓮教嘗詣鬼  
子母神見供香火者如市謂神不過金石偶像其有  
禱必應何也豈無所得於人心乎然無以自得也一

日昧爽掃門有數僧過焉問其所之曰往聽東嶺禪  
師說法道二大喜投筵而起抵西山聽眾滿堂時寒  
威凜冽皆有畏色禪師說法未半大喝曰畏寒者須  
還俗莫學禪為盍各求諸心魚在水不知有水人在  
妙法裏不知妙法因圖說來使人若尋統緒  
那輩教化一法多少方便道二在  
末座豁然大悟謂萬言說法不外吾心即身成佛是  
也時年四十一視物察理不  
妨耶書燕說於是聚徒講道雄談泉  
湧及說其緊要處即曰鴉則鳴鳴雀則啁啁人有人  
之妙法鳥有鳥之妙法遂悟三教一致以滑稽諧謔  
勸誘陋俗舍惡歸善號為心學道話海內靡然赴之



說愈昇。歸者愈多。旨愈淺。聽者愈進。道話不為無効。後來江戶建講堂於小川街。聽者盈席。寬政三年。建參前舍於神田外相生街。與其門生講學。教諭循循不倦。門人益進。編次其所說。曰道二道話。行于世。後又歷遊諸州。莫不說嗚嗚。嗚嗚焉。如褒如貶。入室執戈妙法。享和三年六月十一日。歿於參前舍。年七十九。門人植松自謙最著。自謙生信濃農家。年長來江戶。稱出雲屋和助。以貸書為業。聽道二講義。風雨寒暑。未嘗有怠也。温厚篤實。其在席煎茶。添炭自執。僕役拮据無倦。人稱曰和助菩薩。勉行篤信。知非。以口舌為學者。會隣家失火。眾爭荷擔而逃。自謙單身出財。

物蕩盡。人為嘆惜。自謙獨喜曰。幸脫俗累。吾心始安也。不復營家屋。僑寓人家。與稚子伍。寓教戒於遊戲。稚子懷之。然人以其言語樸拙。嘲為沒字漢。不知其有學有德也。初見之。則博學多才。徐察之。不免為沒字漢。世多是矣。

宛丘

宛丘不詳其姓氏。稱長兵衛。近江人。移居江戶青山。幼好讀書。博聞多識。初業典鋪。一朝自謂質物借財。收其贏利。既是近酷。况及誤期。沒而鬻之。并取其子母。非道也。本是一種產業。惡之。殆迂乎。然世無知其非。而獨知之。亦奇。乃開庫檢閱。反之本主。不收利子。貧不能償者。并本利捐之。或



本主失踪。必百方搜索還之。凡三年而畢。遂改業為藥商。又有田在鄉里。每歲躬自耘耕。薦新穀於祠堂。然後嘗之。往還二百餘里。以為常。曰。吾家世農。托人種獲。非道也。農商自是別種。不必相兼。而此翁獨重穀自耕。奇甚。有貸居其耳房。貧不償稅者。置不問。或自耻辭去。必往訪焉。遺以酒一壺。銀一錠。厚諭務節用。乃止。曰。辱人自利。非道也。不償稅而不責。足以稱惠矣。至遺物慰之。則奇甚。平生與人言。兩手著席。不敢仰見。每遇人必曰。途上邂逅。或有失敬。請恕吾罪。其朴實如此。其朴實可學。其奇則不可學。

橫濱貞婦

貞婦清。神奈川縣井戶村辰藏妻也。辰藏為人質直。竭力稼穡。一家和睦。辰藏有憂鬱之病。一日遽起。執鎌截婦髮。貞婦大驚。知其狂發。請醫視之。服藥數日而愈。使尋常女子憂之。一朝訣絕去矣。然家益貧。夫妻相議。移家橫濱。賣餅菓為業。會夫妻飲酒就寢。夜半辰藏躍起。執剗刀於筐。刺婦喉。大傷。血湧出。乃自屠。未殊。婦驚起。大呼。隣人來救。并得不死。醫療經月皆愈。婦家慮其再發。欲絕婚。召婦議之。婦泣曰。一為夫妻。惡其疾。舍之。非義也。且病豈無愈日。若輕離婚。後悔無及矣。固執不肯。既再逢難。使守志女子。處之亦將稍有厭意矣。未幾貧加甚。辰藏傭



為佛國人厨夫。貞婦亦傳主人兒子。稍得無乏食。居數十日。偶天未明。辰儀狂疾復發。提厨下大鐵槌來。向婦頭一擊。深五六寸。流血淋漓。婦大呼。辰藏始覺。走出。主人聞其聲來視之。急馳召貞婦父母。又請官吏檢視。貞婦創重。氣息如縷。父母啼泣。咎其不離婚。貞婦曰。背命不去。罪責至重。然妾既為辰藏婦。死不更節。庶幾莫使夫陷殺人之罪。可以瞑目也。言畢。乃絕。實明治八年事。辰之狂發。不唯一再。猶眷眷如此。人悻悻然視其夫。不異路人。皆智女子也。謂貞婦愚亦宜。

長門二孝子

二孝子權藏利吉。長門阿武郡小畑村人。父曰長七。事藩主毛利氏為下卒。二子長曰元右。次即權。妻生權而死。再娶生一子。即利吉也。分明是異母兄弟。權藏利吉有至性。善事父母。奉養極厚。既長。權藏出為隸役。月俸米不過數升。天寒唯一衣。餘盡推以供甘脆。繼母亦慈惠。視權藏不異所生。人皆異焉。先說平日母姪。以起下文。母姪艱於產。病劇。眾醫束手。權藏與利吉謀曰。祈於神。或億禱萬一矣。乃斷食一周日。潔齋浴於海。以祈金毘羅。世俗賽神以七日為期。二子乃浴罷。裸身而往。賽焉。裸程拜神自是習俗。據實寫出至性。時十二月十一日。寒風凜冽。飛



霰撲面。二子一心在母。不知其寒也。往數里。雪益下。風益暴。終賽而還。過松本川。則夜三更矣。四望一白。棲禽無聲。二子絕粒七日。加以祈寒。手足如筋。未及家。數十步昏倒。氣絕。家人恠其久而不至。往見之大驚。昇至。百方療治。遂不蘇。權藏時年二十二。利吉十六。雪景狀得活現。二子苦節映射出。藩主聞嘉其孝烈。命厚卹之。嗚呼。二子祈禱殞命。所謂愚孝。不足以爲訓也。然視之。父母疾病。覩不知憂者。其相距何啻霄壤。吾不忍論其賢與愚矣。清人魏世傑死殉其父。人稱其死孝。二子或類此。

志道軒

志道軒。深井氏名榮山。號志道軒。江戸人。豪宅不羈。十二歲始學於佛。祝髮爲僧。涉獵諸宗。又好讀史傳。博通古今。傍及雜史小說。莫不淹貫綜該。名聲大起。年既壯。慨然曰。戒律者。桎梏耳。聲色酒肉。豈足溺我。且將脫桎梏。爲大快活人矣。頭陀狂發。我佛亦莫如之何。乃鬻袈裟佛經。以買酒肉。數日而盡。真個快活。放浪江湖。饑渴殆死。人皆笑爲狂。一日遊淺草寺。香客如市。啞然仰天曰。予舌尚在。窮餓自取焉。非天也。真個快活。乃設一席於松下。憑几說書。古今英雄豪傑之成敗得失。治亂興亡。及盜賊騙拐博徒奸兇之詐術暴行。長言短說。上



下縱橫。莫不盡其狀焉。大聲叱咤。則雷擊電掣。風驚石飛。低語囁嚅。則神泣鬼哭。花涕蟲淚。忽而勇夫傑士。忽而婦人女子。千情萬態。倏忽變化。博引經傳。旁證雜書。加以詼諧戲謔。聽者四集。環席而坐。婦女孩嬰。驩咍抵掌。壯士悍夫。慷慨扼腕。皆感動嘆服。而志道軒之名。遍於一都矣。真個大快活志道軒容貌醜怪。面如敗鍋。口如缺盂。僂僂跼蹐。長不及中人。手執一木。槩形類男陰。談至妙處。拍案為節。觀者絕倒。若有僧徒來聽者。即極口罵詈。不少假借。蓋有所激也。得錢數百。飲酒啖肉。不留一文。真個大快活嘗命画工作己像。

題其上曰。談史談軍數十春。大悲閣下得名新。曾夫木叩牀頭日。白眼總看世上人。詩雖不工其人可知矣。德川氏之定天下也。有南光坊天海。金地院崇傳者。並浮屠而豪傑。口唱佛經。胃蓄韜略。遭遇英主。言聽計從。亦所謂大快活人也。真然真然志道軒蓋有志於此焉。而天下治平。四方無事。其胸中之所蓄。鬱屈不伸。遂發之於嬉笑怒罵之間。以取快一時。不得已也。其志不亦大可憫乎。一讀應擊碎唾壺

塚原卜傳

塚原卜傳。常陸塚原人。父曰土佐守。學劔法於下總



人飯篠長意擊刺妙天下。卜傳繼箕裘仗劍周遊諸州。時下野人上泉伊勢善用槍劍。卜傳折節為弟子。業益進。學有淵源。不嘗入京師。將軍足利義輝延見之。試其術。大喜受業。其遭弑身執劍縱橫奮擊。斬十餘人。伊勢國司北畠具教亦從受業。後為織田信長所殺。死時徒手搏擊。進奪敵刀。斬數人。二君武伎絕倫。並卜傳所授。然非人君所宜。卜傳遊列國。其徒七八十人。鞍馬如雲。牽狗臂鷹鹵薄如大諸侯。其見重至此。然時或屏騶從。單騎獨行。跋涉山谷。人不能測其所為。又自稱其劍法曰無手勝流。人不能解其何故也。故為不了語。以為伏線。嘗

東歸過近江。上湖舟見六七客。中有一士人。狀貌猙獍。鬚髯繞面。自謂精武伎。天下無敵。卜傳抱膝坐睡。如不聽者。士睥睨曰。吾子亦佩刀。盍一言。卜傳徐曰。僕之伎與君異。不求勝人。欲不敗耳。士作色曰。子術何名。曰無手勝流是也。所佩何用。曰是斷私心。非斬人也。士益怒曰。子徒手敵我耶。曰可。勝在人。不敗在己。卜傳得道學傳。士呼舟人上岸。卜傳遙指一洲曰。岸上格鬪。或傷人。請於彼。胸中既有成竹。乃命舟近洲。士躍起上陸。拔劍麾曰。客來客來。所謂再鼓氣竭者。卜傳脫刀付之。舟人奪其棹。一盪舟開去。岸數丈。大笑曰。無手勝流是矣。上文是也。字代。



便矣。百川曰。上兵代謀。義輝具教。以下傳弟子。不能極其蘊奧。徒得其皮毛。恃勇侮敵。身死國亡。何也。嚮使二君得無手之秘。則久秀信長可折箠而使也。惜夫。主將傲匹夫勇。宜矣。伎之長以促其見。害也。不聞淮陰受辱。膝下氣奪三軍乎。

妙喜尼

天明中。豐後速見郡。鶴見村有一女僧。號妙喜尼。初嫁某氏。生一子。殤。夫亦病歿。事舅姑至孝。無幾。舅姑歿。遂截髮為尼。唱經念佛。日夜不止。造次顛沛。動稱佛恩。饑寒逼身。不少動心。曰。是佛恩也。溫飽使人心。忘情。饑寒果能振起道心。所以為佛恩。或問。若有人潑以水者。何如。曰。以為暴

雨耳。擲以木石。何如。曰。以為屋瓦。自飛耳。老尼常憂佛恩難報。何暇其他。兀憂苦欣戚。一切應以此言。灑。擲石豈無其故。推而考之。必有自取之者。豈暇咎人。嘗夜詣寺。天黑。與寺僧相撞。倒地。氣絕。僧駭救之。良久乃蘇。合掌曰。佛恩。僧問。何故。是佛恩。曰。不死。即佛恩。若死亦應曰。擲。脫苦惱。是佛恩。又炊飯。沸湯爛手。曰。佛恩。人問。痛甚。何為佛恩。曰。比阿鼻地獄。何如。若陷地獄。應曰。消滅罪業。來世將生安樂國。亦是佛恩。平生耕織自給。一毫不求於人。有遺物者。必報之。半日織布一丈二尺。雖工其術者。不能及。亦曰。佛恩也。八十餘歿。

田阿



田阿不知何許人。住江戶牛籠里。畫法土佐氏。古雅多致。胸襟洒落。和易交人。寬政乙卯春正月十日。牛籠失火。延燒數里。焰煙漲天。田阿倉皇走出。背負大畫幅。訪其友太田南畝於飯田街。時火將及焉。南畝急命家人搬運家財。為避火計。見田阿來問之。答曰。隣家失火。獨以此幅免。蝸廬想當化灰燼耳。奔走饑甚。請惠一飯。如此奇人。亦不能免饑餓乎。乃設食。田阿大喜。懸其畫於壁。指示南畝曰。此係狩野探幽所作。子審視之。時火益熾。風益狂。田阿依然不異平日。口說其妙處。曰。眼睛有光。曰。羽毛有威。且說且食。語刺刺不已。須臾火熄。乃一揖去。無復片語及災事矣。南畝嘆曰。佛畫師良秀以後有此人。南畝一奇人。亦為翁所窘。其人可知。

奇僻

獸革用顏料成綠色。印以三角形為紋。名菖蒲革。江戶白銀里人馬肝。善俳歌。以為業。愛菖蒲革。所着衣服皆倣之。壁衣屏子莫不擬其色。與形焉。搏飯非三角形。不食。飲器什具非菱子形不用也。一句順叙。門人嘗贈以菖蒲革製夾袋及三角形火爐。馬肝大喜。以為至寶。至寶二字。收結此段。外山成山丹後人。來住江戶。業儒。常愛桃。幼名桃太郎。衣服皆用桃花色。觀者笑之。



桃花野也。雖俗子無裁於園。愛桃益甚。所居四面皆  
者。而成山特愛之。是亦奇。桃春時粲然。紅白相間。如織錦。夏秋以桃為食。一日  
食數升。家所收不足。購之市。一市為盡。藥舖就求桃  
仁。每數十石。謂花實並收。可又以愛桃。自號桃花庵。綦  
綦居黃堂仙源。凡一家用具皆成桃實形。壁色淡紅。  
畫以仙桃。王母及桃林結義等故事。著桃品十餘卷。  
古今經史百家。旁搜臚列。巨細無遺。叙次錯落。布置不苟。嘗觀  
戲有俳優宗十。扮桃井若狹者。成山大喜曰。是予表  
子也。召飲之酒。賞以數金。僻好出人意表。一日有客說城州  
伏見桃山勝。成山躍起曰。予殆遺之。即日上程。留連

數日。其好奇如此。桃山在此翁第一佳賞。九布帛彩  
絲織成間道者。古謂之文布。今呼為島布。以其傳於  
外島也。元祿中京師人松本勘十郎。以善鑿古書畫  
有名。性愛間道色。著身之物。莫一不用此。又變法食品  
必縷切以擬之。烏魚肉必擇其多纖緯者食之。雖僮  
僕婢妾所著服。亦其色也。有正叙。有逆叙。又作屋。牕檯。魚  
皆編細木間之。縱橫畫道。屋背承塵。並劈班竹綠之  
交互成條。園鑿一池。有魚遊焉。皆有纖條。蓋異品也。  
是則自己之嘗。望見隣壁面。我以為為嫌。遺以重貲。塗  
家尚或有理。嘗望見隣壁面。我以為為嫌。遺以重貲。塗  
成間道色。人呼為島勘十郎云。遂及他。又有愛紅色



河內屋吉兵衛者。住和泉塚浦。文政年間人。又文法賣

煙草為業。煙草與火有緣故。然何不賣煙火管。衣巾襖衫衣履之類皆

用紅色。嘗逢火災喜躍不已。又望見火起。雖遠必馳

往見之。何不祈佛。而有好腰帶者。飾屋吉兵衛好屏風

者。大島屋彦兵衛。並安永天明年間中人。愈奇愈變。

吉兵衛住浪華。為三石衛門坊坊長。好帶。所藏不啻百

餘條。一日七八代之。皆異其織製。深而衣唯一領

耳。妙人呼為帶吉。或誤以為鬻帶者。吉彦兵衛備

中倉敷人。家世農。以豪富著。平生無他嗜好。多蓄屏

風。倉庫數十。不藏他物。歲載重貨遊京師。衣服玩好

一無所買。獨買屏風而歸。凡和漢古今法書名畫。莫

不聚。大島氏屏風上者。有人請觀。必延之堂上。主人

款接為說。其所以得甚詳。聽者大倦。而主人不顧也。

凡嗜好成癖者。往往有之。學者亦然。不獨此翁也。本州生阪村有豪富五三

兵衛者。家會客。樹貼金屏風。以代壁。堂奧皆遍。獨闕

其一面。使人借之大島氏。主人辭曰。無之。五三罵曰。

彼名愛屏風。豈少一二雙貼金者哉。秘惜不借。是侮

我也。家人慰解。更遣老僕厚禮請之。答如初。僕窺其

室。見貼金屏風數雙。怒詰之。主人笑曰。是金箔耳。某

嘗藏純金屏風一。未成雙。所以不應命也。乃祛篋示



之高可三寸厚稱之金色粲然僕大驚主人曰若金  
箔屏風一百雙亦可矣命僕照其數付之今之賢人君子豪傑之士皆金箔也求其純金百不得也金箔而可矣則所在有之古者有書癖有酒  
癖有錢癖又有罵人癖有譽已癖或癖於笑癖於泣  
其癖不同如此文法三變今所傳奇僻諸人自癖其癖未  
嘗有弄癖以傷人者大阪之役德川秀忠巡視軍營  
鹵簿極粗加藤嘉明曰重於常而輕於變德川氏之  
癖淺野長政嘆曰可謂佳癖矣諸人平日有所樹立  
特存一癖是亦佳癖者歟引典自意外來

義齋

明和安永年間攝津豐島郡麻田有業醫義齋者加  
賀人初至京師學醫業成歷遊諸州麻田侯聞其名  
聘為侍醫義齋放達任俠好義輕財見貧而病者為  
給藥不求謝儀且以薪米賑之或授以本錢令營業  
去其居六七里貧毗莫不蒙其惠郵者總叙平素行狀一日  
侯病召義齋診之見其衣垢敝賜一領章服義齋拜  
謝而出在侯義齋意衣服是禦寒具耳途有乞丐病憫  
視之曰是中寒也餌以藥又見其着單衣惻然乃脫  
章服與之去明日復過焉有暴卒數人拷掠乞丐者  
問其故曰着君家章服疑是盜賊義齋謝曰是吾過



也。乃自脫其袒服代之。裸立道路。復取丐所着服之。  
 觀者成堵。義齋漠如不睹者。畏寒怕病。豈有貴賤。衣服適體。何關榮辱。脫而可謂達矣。獲。居數歲。請致仕。侯不許。乃稱病三四日。  
 使人報曰。義齋死矣。奇。侯使吏檢之。義齋困甚。置棺。  
 卧其中。屏息如死。吏以為信。隣里送葬者數十人。義  
 齋不能出。令舁而往。至葬所。僧唱經畢。欲火化之。乃  
 破棺跳出。大呼曰。義齋命數未盡。閻王放我來。奇。遂  
 走匿岡村。去舊居六七里。侯知而不問也。侯亦奧新  
 田村有豪富六右衛門者。疾病諸醫無効。請義齋視  
 之。義齋曰。余能治之。汝將何以報。六右曰。唯命是從。

乃授以一劑。稍有起色。居十餘日。乃愈。使人持一圓  
 金謝之。義齋大怒曰。人命直一金。賤甚。我且買之。却  
 其金。六右大恐。踵門謝罪。問其所欲。義齋乃命盡償  
 平生所負諸債。六右不得已從之。米薪居其一。餘則  
 藥材耳。初讀此疑其貪。閱至是乃大悟。義齋喜曰。余所負皆救人者  
 也。子今與有力焉。子壽必延數紀矣。麻田侯聞之。再  
 使人召之。諭以厚俸。義齋踰牆而逃。不復反。去居刀  
 稱山村。隣人為請移家財。義齋笑曰。既棄而去。之非  
 我有也。強之不肯。棄而逃。既奇矣。移財不肯。實出意料外。隣人乃售之  
 得數十金。持還義齋。義齋不取。隣人乃相議為置田



數頃。秋熟輸其租。義齋不取。愈奇隣人又相議。集貧民飲酒歡呼以充其費。明年復熟。遂議建生祠私祭之。曰義齋明神。義齋居刀禰山數歲。去不知所往。人無道其存歿者。義齋容貌奇古。老益壯。或問先生年幾何。笑曰。余以一日為一世。朝生暮死。循環不已。不知其齡也。斯言極有理致。不是野狐禪。浪華中島有加新者。年七十餘。自云幼時見義齋。猶百餘歲人矣。悠然不盡。

河太郎

河內屋太郎兵衛。浪華備後街人。世稱為河太郎者也。家世業商。產累萬金。滑稽詼謔。名著江湖。任俠個

儻。擲財如土。鄉俗彼岸節。餽遺飲食。號為茶子。價以十四五文為例。河太謂瑣細贈遺。陳套可厭。乃贈竹竿一枝。以為曝衣架。人便之。會秋彼岸節。命造小竹籃數百。每籃糊封贈之。皆不解其意。恠發之。有雀喜躍飛去。蓋以賽佛日。擬放生也。河太豪富。其以財驚事。見其機警。嘗與儕輩飲。諸妓請共偕詣住吉社。河何等趣絕。太命遊舫數隻。皆載妓。絃歌而行。是則似以財驚人。而別出一機軸。故妙。將至岸。有乞丐數人。向舟求食。河太曰。汝等能飲乎。皆喜曰。唯乃。延之舟中。亂鬚垢面。瘡痂滿體。蹙者跛者。缺鼻者。失耳者。臭不可近。諸妓相顧失色。河太



意氣自若。遮蓋劇飲。同器縱食。妓輩皆逃。上岸偷窺之。河太所為率如此。妓輩亦知之。故偷視其收結。乞丐執絃而歌。舉扇而舞。皆入妙品。河太大喜曰善。乃取一大袂授之曰。聊以當纏頭。乞丐拜謝。跳浴於水。瘡痂盡落。手足皆備。結髮更服。則皆美男子也。一頓入題處。極難著手。乃取袂來為此過渡。河太亦老於文者。蓋與幫間輩謀為之。其好奇如此。

### 賣菜翁

賣菜翁。姓多田氏。名敏包。通稱千次郎。號菁莪堂。夙失怙恃。為一商人所鞠養。好讀書。然貧不能購。則日鬻菜蔬為業。所得錢供一日飯。其餘盡為購書資。衣

敝屋壞。不以為意。家人亦安之。

慨時憤世之士。往往隱於傭奴。翁獨不然。

益見其高。

既而名稍著。有委質為弟子者。朝夕來授書。皆

曰。先生先生。而翁藍縷百結。擔菜出售。毫無恥色。年六十餘。人知其非尋常賣菜傭。爭買之。稍以自給。門人為請。繼衣食。勿事賤業。翁掉頭不肯曰。子藉此以活。猶不勝乞貸為富乎。此一著極高。一日擔菜過麻布里。

遙見其門人小濱某。從隸役十餘人來。憚其行禮。避入路傍人家。主人以為盜。執杖逐之。翁踉蹌走出。與小濱相見。小濱脫笠行禮甚恭。且曰。先生何故在此。時芻從左右跪列。翁不得已。舍擔答揖。主人追至見



之大驚。既而一士人又至。慰問如前。主人驚甚。問知其為菁莪先生。舍杖拜謝曰。某有眼不識高士。死罪死罪。翁笑扶之起。主人遂拜門為弟子云。諺曰。不打不成相識。主人執杖追逐。以成翁名。禍福得失。自古皆然。

墓僻

余既作奇僻諸人傳。又得一癖人曰墓僻。奇名。千古不聞。以樗軒為號。失其姓名。蓋江戸書賈也。洽聞強記。凡古今名人奇士。有一技一能。莫不諳記其墓者。其或湮滅不傳。或時代不明。或世系字號。鄉貫葬地不審。是目。或徒傳名姓。而其技藝不可知者。必探討搜索。求

其地而止。人稱為墓癖。嘗語人曰。凡尋墓問碑。冥想其人以求之。則無不可得者也。人皆以為妄。嘗遊伊勢。寓河崎良弼家。聞度會延佳墓在東郭。妙見山。同往求之。樗軒指右崖樹林云。在此。果然。又北郊求茶博士普齋墓。古墳累累。無可辨識。樗軒熟視半頃。試剝一苔碑。亦果是也。奇極。所謂思則通者。其在江戸。妻疾。請樗軒往祈。本鄉善福寺觀音。時東隣幼女年甫六歲。相隨而來。徘徊墓間。樗軒舊癖復動。然慮婦待久欲去。女牽袖而泣。好墓癖。能化。幼女何等奇異。乃入墓間。女行而左。呼云。阿伯速來。就視則水戶儒官。今井魯齋墓也。叩之



寺僧曰香火無主謀賣以充他碑材。都下寺僧貪利無耻往往類此樗軒為償其價而止。又與友人遊下總。過古河城大堤。鮭延寺有熊澤蕃山墓。求之不得。適有一客追及曰。公等非欲拜蕃山先生乎。僕新瀉客商也。先已拜展。請為前導。穿松杉間往。乃先生墓也。樗軒大喜曰。世復有墓癖似我者。篤至或有能化人者嘗錄名士墓在江戶者六百十九人。曰墓所一覽。川口長孺立原翠軒諸名儒為序之。又所著有藝苑遺香集。掃墓餘筆。近世逸人書史。皆因墓癖所成也。究竟不脫墓癖

孝丐

孝丐祿助者。紀伊和歌山南阿呂地柳街人。父業商。生孝丐而死。丐事母孝。性魯不能逐什一。日乞於市。以養母。商於市。亦於市。丐其入市身著敝衣。上下禮服。挾長短竹。擬雙刀。手執破扇。唱歌一闕。不知何曲。乞錢物。不與即去。不復一顧。市人識之曰。孝丐來。爭與錢。再哀告。不與不去。常丐皆然。直來真往。庶哉丐也。每晨早起。先炊供母。甚恭。然後食。數年母病歿。慟哭數日。葬祭如禮。請僧誦經。費用不測。益平生所預蓄也。平時色養尚或可能。葬祭有禮。雖士君子難之。孝丐可謂知禮。其着禮服。乞物益有所原由。過大祥後。丐謂隣人曰。本月某日。丐將辭諸君。從母於泉下。謹告別。若其葬費預備。



之莫煩諸君也。眾大笑曰：「歎子狂耶！何其言之誕也。既而丐有微疾，一夕死，即某日也。眾大駭，以為異，啓其匣，果得金三兩及數百錢，遂葬之北阿呂地，專念寺云。」

### 三組街與三

江戶湯島三組街，有好釣。與三左衛門者，好釣是年五十餘，不蓄妻子，作木屐為業。或云作發火子，居不出家。顧獨好釣，得賃一日。出釣三日，得賃三日。出釣十日，嘗駕小舟釣於海。暴風忽起，狂濤山立，簸盪數十里。舟將覆者數矣。與三竟不附驪，口唱佛名。既而

風和天霽，抵上總木更津。小舟破浪，得無恙。土人為異，與三見濱海多魚，釣癖復發，倚巖垂綸，頓忘遭厄。如是數日，錢盡糧竭，驚悔不已。哀告土人，候海舶發繫舟於尾，厓得還都，然好釣益甚。凌險犯難，反覺娛樂。嘗釣於深川，不利於海，將利於川。深川多溝渠，木商浸材於水，以防腐蝕。魚多聚其下，叙得精細，然一讀似間語。下文乃見。與三倚材而釣，前倚石，後倚木。石為性。偶見包袱繫木，隱現水中，以為魚，急攫見之，即錢囊也。一小簿及金百兩在焉。以其久在水，糜爛過半，細閱之，乃知為行德驛八幡祠官所遺建祠金也。不得魚而得金，在他人為大獲。與三意不若得魚之快樂也。大驚以為彼



誼海卷之二  
失此巨財。恐陷艱難。乃委棄釣具。不還家。直往行德驛。夜叩祠官門。請見。僕出曰。主人久病危篤。不能面客。與三乃見主婦。示金與簿。且告之。婦驚且泣曰。吾夫病為此金也。本祠頽廢三十餘年。請修治於官。不得。乃募信徒。得此百金。渡水而失之。還家而病。今三年矣。為大善人所拾。天也。走告於夫。夫氣息屢續。攬淚曰。多謝。即死。與三不利於魚。而利於善賢哉。一家倉皇。不知所出。與三亦痛哭。為經紀其喪。居數日將去。族人與里長議曰。翁信義人也。祠官死無嗣。以翁代之如何。皆稱善。謀之與三。與三驚辭曰。僕一釣徒。爾安能事神。直

逃還江戶。事傳遠邇。一諸侯聞之。嘉其直。祿之。與三家世浮浪。無姓氏。因以其所居為三組町氏。榮辭不

公望。然一釣翁化為士亦榮矣。  
噉蛇翁

巨蟒噉人。深山大澤。或有之。其瘴惡可畏。何如也。而有圓臚方趾之民。噉蛇以代魚肉者。天下之大。何所不有。是亦可異也。天明寬政年間。江戶幕府士有武谷又三郎者。溫順簡默。不與人爭。平生無他嗜好。獨嗜餌蟲。凡蛞蝓。蟋蟀。蜥蜴。蝦蟇。莫不取而食也。如其細蟲。則去羽與鬚。生噉之。蟾蜍蛙蟻。則去其腸。剥其



皮炙食之。園多草木，群蟲生焉。翁盡食之，不復見一隻矣。而尤嗜者，蛇也。從群蟲說入去皮與骨，截二三寸，串炙而食之。如鰻，鱣然。凡人皆釣於水，翁獨獵於野。人之所獲，則魚蝦。翁之所網，則蛇蝎。不亦異乎。雜以蛇之飲，盡八瓮也。餘波以滑或問人所嗜各異，然未有如翁者，何也？翁笑曰：銳牙傷人，貧暴害物，非狼與猪乎？人則食之，不以為怪。而異予之食小蟲，吾所不解也。絕倒又同時有嗽兩頭蛇，八兵衛者，常陸龍寄山田某家傭奴也。健啖力役，口不言勞。性嗜煙艸，啣

管而耕，吹煙而舂，頃刻不止。主人危其失火，禁之。八兵衛曰：主人戒火耳，啣葉代之，無害也。洋人於園中，大懼謂八兵衛曰：汝能殺而嗽之，酬以二十金。八兵衛曰：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况於食之乎？奴無妻子，年殆六十，死不足惜。食而不死，何煩酬金？若死，賜以葬資足矣。乃提鋤而來，擊蛇殺之，寸截生噉盡。又燒其兩頭及骨，為灰吞之。主人大喜，以二十金酬之。八兵衛笑曰：奴未死死，即如約。視死如戲提鋤而去。一容自去，如終不死。後廿餘年，至天明八年，乃歿。年八十



餘云。不着一斷語反妙絕。

俠盜忠二

盜而俠之何也。謂其異於常盜也。太史公傳郭解朱家。朱家匿罪人於家。解客殺人。洩憤而皆俠焉。盜而俠。何為不可耶。驚以論忠二者。上毛國定村人。父曰五右衛門。忠二年十七殺人。避讎投下毛博徒河越榮五郎。榮少有罪。徒役於佐渡金墾。盜舟逃歸。勇敢超人。博徒畏之。奇忠才。約為兄弟。榮似魯勾踐於荆軻伏案居歲餘歸里。忠二勇有機智。擲財如土。博徒爭服之。推為親分。猶曰義父也。親分名稱在本篇為大眼目。天保甲午春。義子文

藏與島村伊三郎鬪。痛被毆擊。忠二曰。汝喫奴輩拳頭。何面來見我。乃率文藏斬伊三於原山。遂走信濃。客松本博徒勝太家。與中野徒有違言。博徒二十餘人。偽稱官捕來襲。忠二揮刃跳出。偽捕皆逃。遂還本州赤城山。是小小博鬪。既已異於人。於是四方博徒請為義子者日多。日光圓藏八寸才。市山王民五郎武井淺二。三木文藏等為之羽翼。兩毛多博徒所在開賭。日事諍鬪。官不能禁。忠二在赤城。日派遣義子收其稅。不與者。或毆或殺之。皆股栗屏息。莫不從命者。總叙一番然後說出而忠二亦任俠。輕財。有告貧者。立與數十金。有富豪



子弟欲博戲者篤加訓誨止之。又有他盜入近邑者，率徒擊殺之時，或出劫掠，然立法甚嚴，禁義子等不許取里中一物也。是說俠字乙未秋，玉村博徒京藏及弟主馬毆辱忠義子民五郎，二人並有驍名，忠二大怒，使民五與其徒二人圖之。會京藏他出，主馬迎鬪，左右奮擊，民五等遂斫倒之。三人亦蒙創，既而邨民大集，乃逃還。忠二不憚曰：「豈有殺人而不刺其喉耶？彼而不死，必將謀報復。」民五被殺張本丙申，義子兆平為信濃博徒原七所殺。忠聞報起曰：「義子死，他州人手耻也。單身而往。」義子等提刃槍火器，從者三十餘人，過大

度關，關吏竦息不出。既聞仇為官所捕而還，後忠之磔罪蓋為越也是歲關東大旱，忠二出數百金賑恤鄉里，民大喜。明年大博於田部井，稞其稅浚邑中磯沼，沼在國定村上，流得逃旱災。官不恤災，不除害，盜反之，大奇大奇。方是時，忠二之名聞遠近，畏之如虎。官發名捕數十人，所在搜索，欲捕之。義子神寄友五郎自稱忠二，就捕。忠二變身為賈走陸奧，義子文藏才市，並見捕死。挺身扞護，如臣死君，可異。初，主馬為民五郎所傷，殆死，偶有奇藥得愈。至是，同忠二不在。與其徒藤德和三人誘民五郎，斬之於利根川上，斷頭裹袱，至網島村典鋪，陽借三十金。主人



曰有抵當物否曰有啓袂則血鬪體也主人失色遂取十五金去以人頭為當借錢明年忠二以官捕漸緩復還赤城聞之切齒曰果然不用吾言然不可不以報矣謂民五義子二人曰汝能死報親分乎又擇義子十八人各持洋製短銃俱往主馬黨聞風逃匿遂執主馬斬之民五死所投首於利根川而還前段小結是秋開賭場於田部官捕四面圍之忠二與圓藏大呼揮刃出捕手辟易遂逃去既而知為小齋博徒勸助所告忠二義子淺二勸侄也會淺不在疑其同謀欲手刃之圓藏曰淺二知義豈為親分讎者不若使

其殺勸以明不貳忠從之賊而知義大是可異淺大喜與義子八人馳六十里至小齋夜已二更星光滿天窺其家見燈影之下勸助醉擁兒而卧淺二槍洞其背勸不屈擲以火爐灰飛燈滅淺與義子跳出屋外復入斫其首併兒殺之神米煥發義子欲殺婢淺曰婦女何為乃止淺殺伯父固無入理然不明日淺囊勸首見忠二於赤城紫藤洞忠二坐熊皮強盜驚猛宜坐熊皮儒生舉皮講經亦何義豈羊質虎耶義子三十餘人皆執刃排列左右淺擊首膝行而進忠二閱畢曰是矣與金賞之及義子八人似大將軍凱旋初主馬勸助二黨獨不屬於其威風可想



忠。至是闔州博徒莫不靡從焉。事聞都下。官慮其為  
患。大發捕役。又使諸藩出兵絕賊走路。先是義子秀  
吉見捕。請於吏曰。奴入賊巢。殺忠以贖罪。何如。吏許  
之。乃走告於忠。忠散金其黨。間道復入陸奧。出沒自  
機智。即是在所謂圓藏。淺二秀吉皆途見捕。誅死。羽翼至  
是盡矣。丙午。復  
還上毛。黨與漸集。然不能如曩日之盛也。忠有三妾。  
並有殊色。各置別宅。時往宴飲。庚戌七月廿一日。遊  
一妾家。大醉卧。夜半中風。身麻目瞪。口不能言。妾驚  
起藥之。數日少愈。時義兄榮五郎年六十餘。猶健。竊  
遺書曰。中風不治。醫藥何益。官捕四窺。不若引決也。

榮五始終為忠知己。應首段自然收結。忠不能從。然捕手憚忠。不輒下  
手。既而探知其病。發數十人圍宅。數重入縛之。床并  
捕三妾七義子。官捕大利市。以十二月二十一日磔殺於  
大度關前。蓋以其露刃越關罪最重也。其檻車至大  
度。動止自若。不異平時。行刑前夕。謂吏曰。大度有加  
部氏善釀。請飲一椀。飲畢而寢。鼾聲如雷。將就刑。又  
勸一椀。曰。飲此酒。死此土。亦一快事。更使飲一椀。笑  
不受。曰。臨刑而醉。吾豈畏死者耶。兩腋貫槍者。凡十  
四。即絕。年四十一。臨終從容。寫得如生。忠二肥而白。言貌沈毅。  
平生不傷螻蟻。而殺人目不為瞬。嗜酒不多飲。醉後



獨出。不告其所往。一夕有義子窺尾其後。明日得屍於百步外。皆股栗而止。其勇有機智。處焉得不測。忠之在赤城也。或勸築寨自固。忠笑曰。是招兵耳。一去一來。不使官兵知我所在。不亦善乎。不唯機智。頗有大略。又常行劫殺。然嚴禁放火及犯婦女。又不許騙取人財。有義子嘗獲熊多。造偽膽賣之。忠怒絕。義子還金其主。俠義亦如此。遂以一俠字許之。義子圓藏。下毛板橋人。初為僧。名晃圓。十四逃亡。離折其名曰日光圓藏。短小精悍。多智。為忠畫計。輒奇中。賊徒號為軍師才。市多力。善火槍。嘗道信州山中。一夕獲四狼。民五郎。狠暴。屢忤忠意。然林

武絕群。忠愛之。為一部長。文藏巧於擲箭。屢傷捕手。淺二趨捷。拳勇善用長槍。又日走四百餘里。野史氏曰。余聞忠名久矣。坊間演書多傳會不實。頃與下毛人語。得聞其略。又得羽倉簡堂所作傳。參互斟酌。叙列如此。簡堂又云。忠之義子散在四方。無慮七八百。嘗曰。我傳箭一日。可得四百兵。十日可得四千兵。又聞外國兵船抵浦。賀使人伺察動靜。其意欲為國立功贖罪。或將乘亂有所為。並無有知者。故為不然。則忠亦豈止盜而俠者哉。一結

孝義復讎



金井仙太者。下毛粟谷村人。其父曰仙右衛門。世農家富。開魚舖於五十部。以家人廣瀨佐兵衛管之。佐兵衛有子曰寅五郎。並醇謹善事其主。義僕於此處一點。粟谷村屬足利郡。有風穴山。仙右納稅於官。燒石灰三十餘年。同里有和田直記。金井隼人者。皆納貲為吏。武斷鄉里。幕府時諸氏米邑。往往如此。寫得妙。隼人尤狡黠。仙右素剛直。不肯屈下。二人每抑之。直記垂涎灰山。竊謀奪之。隼人陰計居間。收鷸蚌之利。遂與仙右有隙。直記隼人遂摘仙右過失。訴於官。勢至於此。粟隙稍成。官召對理。直記等不直。隼人視事不就。私籌曰。仙右強項。竟害吾事。

不如及今除之。因陽講和。共與歸里。謂仙右曰。吾與子欲作和解。狀呈之官。以解舊怨。仙右喜曰。諾。一夕往會之。坐少頃。隼人數起入內。與其子吉右衛門耳語而出。倉卒色動。大是蹀躞。仙右恠之。固辭去。僅出門。隼人隨下鎖門。外有伏賊四五輩。乘暗左右斫之。仙右大呼。有賊有賊。一賊進斫其腰。仙右踣地。賊以為死。皆遁去。隼人家奴權藏聞聲走出。大呼曰。大變。同宗主人遭害。郎君何在。將走入。隼人在門內挽止之。此段父子行賊奸計。讀者要仔細認得。既而近隣稍聚。扶仙右還家。創傷日劇。自知不起。呼家人及寅五郎。囑曰。余與隼人有



隙汝等所知也。悔不用繁丞言為其所乘。願汝等一  
力輔幼子使其復讎也。否則吾不瞑矣。遂死。實天保  
十年三月也。繁丞亦金井氏。隼人嘗唱以金狙擊仙  
右。繁丞不肯告之。仙右不信。故云。然事無證跡。  
人皆目隼人而不敢言也。當時幕士朱邑仙太時年  
十二。朝夕哀號。以復讎自誓。居有間。仙右祥忌親戚  
修佛事。及夜衆散。仙太謂寅五曰。日月如箭。自家君  
歿。忽又三年。予已成童。未可以舉大事乎。寫仙太寅  
五泫然曰。主翁有言。寅五豈一日忘之。奈仇家周防  
甚密。無隙可乘。隼人每帶長刀健僕自隨。其意常在

吾輩。不若且韜晦待時也。

寫寅五為人。無寫仇家不可乘。以起下文。於是

寅五退居五十部魚鋪。仙太日縱遊妓館。飲酒流連  
不復反家矣。

於事為謀略。於文頓頓挫。

弘化元年。陸奧人久保克

明以擊刺伎遊諸州。到五十部。仙太寅五竊請為弟  
子。日講其術。一日仙太與寅五相對悲泣。會克明自  
外入。恠問之。二人告故。且曰。仇在眼前而不能下手。  
者以無確證耳。若有良圖。願誨之。克明慨然曰。視我  
所為。乃去變姓名。為商買鷄卵。訪隼人舊僕。權藏於  
小侯村。克明臨機之才。不可及。似古劍俠。權藏時解傭在里。克明日  
漸相親。權藏謂克明曰。鷄卵小利。欲營生於此。莫如



織工。克明喜問其計。權藏曰。粟谷村金井氏。織造精巧。然秘不輒示人。子客作其隣。以漸親之可也。克明拜謝去。數日又來見曰。從子教傭金井仙太氏。妹平右。昨平右遽召僕。聲色俱勵。曰。汝與小侯權藏交篤。果爾。汝速去。僕恠問。答曰。權藏吾仇也。我欲食其肉。久矣。故為恐嚇僕倍恠微叩之。彼語以仙右死狀。恨子殊甚。不必曰權藏下手。只成曖昧語。故妙。權藏恐曰。吾不與彼件事。妙用彼夜吾驚欲呼吉右。隼人遽止之。明日隼人出。血衣使婢斡之。吉右候其不在。別投血衣於盤中。時鄰婢阿敬偶見。密告予。由是思之必有故也。吾何緣

與彼件事。再言如見。其恐怖狀。克明曰。果然。吾請為子釋之。於是克明與平右謀。抵權藏取其證狀。時繁丞阿敬皆在他鄉。平右往質之。所言皆符。證佐既明。思慮周密。克明謀士。豈止。十月二十二日夜。皆穿袴褶。著行滕。手帕抹額。劍俠。佩雙刀。齊進抵隼人家。先說裝束。門關矣。時夜向二鼓。烈風飛沙。屋樹皆鳴。次寫光景。排腰門入。從戶隙窺見隼人倚爐閱簿。仙太寅五將躍而入。克明曰。待。句為聞氣定。曰。可矣。一小闕尚且有一法。二人呼曰。隼人汝君父之仇。快受我刃。字字有響。隼人驚起。寅五執領蹠倒。仙太斫右肩。五指皆墜。寅五斫左肩。至腰。又截銅爐三寸。餘勢奴乃然。



婢驚擾。克明大鳴曰。動者斬。克明在傷不下。反有萬鈞力。衆恐無  
 出聲者。三人索吉右不得。二離一乃奇。克明巡屋後  
 見攀木者。喝之。其人墜地。又用克明便妙絕。寅五揚火。注視  
 曰。吉右也。一乃斫背。寅五先吉右跳入縲車下。映前  
 造仙太曳出斬之。仙太結二人提首起。克明視火戒  
 盜而出。詣仙右墓。奠仇首。即時上途入江戶。自首於  
 勘定所。吏鞠問始末。三人呈以證狀。乃召權藏阿敬  
 繁丞問之。所對如初。明了十一月十九日獄具。皆呈  
 招狀。二十七日勘定奉行令曰。仙太等三人復讎自  
 首。茲經檢問。證左明白。不問其罪。大收百川曰。余十

八九時。遊下毛。訪寅五於五十部。後又見仙太於江  
 戶。並撲魯男子。問以復讎事。皆遂巡不敢言。後讀羽  
 倉簡堂三至錄及竹內楊園東毛復讎始末。得詳之。  
 先師藤森天山先生書復讎始末。後有云。余嘗曩見  
 有人子不幸抱枕干之痛。茹辛飲苦。伺敵人之便。一  
 旦會機。克伸其志。乃萬口哄傳。一二日而遍於國中。  
 談者裂。皆聽者攘臂。雖婦人孺子。莫不奮而稱快焉。  
 於是喟然歎理義之悅人心。孟氏之不我欺也。然當  
 時無人之為執筆記載之一歲。而訪其事。能備舉其  
 本末者寡矣。數歲之後。則至并其姓名。泯然不可復



識焉。一類是識者之所深惜。况若仙太之事其尤卓

卓者。豈忍使其泯沒不傳哉。既見其人。又引名儒之言。證之。見其不苟。嗚

呼先師之言如此。而本書以活刷流傳不久。存者甚

少。頃得之市中。乃艾繁除蕪。為之傳。本文完揚園名安

素。字子行。初寓下毛葉鹿村。教授子弟。後來江戶。雖

無文才。出入名儒鉅公間。稍得聲譽。德川氏末。為惡

少年所誘惑。借名恢復。劫掠民間。遂見戮死。然非其

罪也。并附及此。其人不足傳。由著書略及亦忠厚意。

譚海卷之二 終

後序

與子而

左氏經傳也。而載妖恠鬼神。史記

正史也。而列游俠滑稽。昌黎有紅

裙綠酒詩。廬陵有江南柳詞。而迂

儒俗吏動輒譏之。曰傷道德。曰亂

風紀。殊不知美人香草皆忠臣寓

言也。學海依田先生。當今通儒。以

能文鳴。曾參藩政。職掌兵農。奮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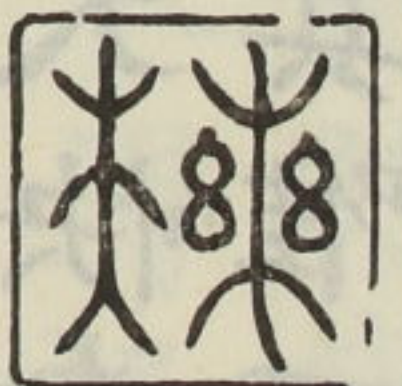


淬勵欲一洗舊弊。願與俗吏齟齬。不能展其才。明治之初。徵入史館。余私謂以先生之筆。運石室之材。丘明馬遷之史。將再見於我邦。亾幾遷文部書記官。又不得逞其所長。於是公暇。退居墨垞之墅。楫門著書。名曰譚海。凡江湖之異聞。竒說一言一行。足以廣見聞。資勸懲。

者。信筆寫出。獨開生面。而其文靈敏。展卷讀之。則悲喜交臻。感嘆並發。不必擬左史韓歐。而左史韓歐之神存焉。蓋是編一大快書也。而成於先生不快之餘。其唯不快。故能著快書。今也刻以問世。使世之才人爭傳競誦。萬口一聲呼快。絕則先生之快。亦不可勝言。乃於彼



透俗輩乎何有。  
明治甲申七月中浣  
辱知生伊勢矢土勝之撰



松本義之敬書



明治十七年六月五日版權免許同年八月出版

著者

東京府士族

依田百川

東京神田區小川町  
壹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士族

前田圓

東京橋區南鍋町  
二丁目十二番地

發兌所

東京京橋區南鍋町二丁目十二番地

鳳文館本鋪

大坂東區唐物町二丁目十九番地

鳳文館支鋪





鳳文翁支辭

大正東亞書林四二下日十次書此

鳳文翁本辭

東京京橋町南橋四二下日十次書此

二下日十二卷此

前田

東京市士林

村瀨翠雲書

市川文次郎刻

昭和十一年六月五日





野々山氏文庫